

漢

書

疏

證

漢書疏證卷十八

公孫弘卜式兒寬傳第二十八

招賢良文學士

宋初曰士字上疑有之字

北發渠搜

師古曰渠搜遠夷之國也

愚按禹貢鄭康成以渠搜為西戎王肅不言

鄭併渠搜為一孔傳不明或亦以渠搜為一

孔穎達以渠搜為二以為皆是戎狄陸德明

以漢書朔方郡有渠搜縣此及武帝紀皆云

北發渠搜則為朔方之渠搜無疑矣顏注武

紀從臣瓚之說以為在朔方及注此傳又云

遠夷之國則自相違伐矣

則羣臣遠

師古曰遠音七
旬反其字從走

宋初曰遠疑作俊姚本注文改是作一

凡此八者治民之本也

宋初曰江南本無民字

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

宋初曰監本浙本止云不犯矣南本云民之
所服也不犯禁矣而賞罰順之則民從余謂
不犯禁矣四字疑當刪止作則民從

得其要則天下安樂

宋初曰南本云得其要道浙本云得其要術

天德無私親

宋初曰天德浙本無德字

名見

宋初曰浙本云召入見

天子以冊書答曰

宋初曰答字下疑有烏字

臣聞採曲木者不累日

師古曰
累積也

宋初曰累當作案注文積累字上當有案古

累字四字

不肯庭辯

宋初曰庭當作廷後庭詰並同

時又東置蒼海

宋初曰蒼一作滄

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

西京雜記曰平津侯自以布衣為宰相乃開東閣營客館以招天下之士其一曰欽賢館以待大賢次曰翹材館以待大才次曰接士館以待國士其有德任毗贊佐理陰陽者處

欽賢之館其有才堪九列將軍二千石者居
翹材之館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藝居接士
之館而躬自菲薄所得俸祿以奉待之
知身食一肉脫粟飯

西京雜記曰公孫弘起家徒步為丞相故人
高賀從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

諸常與弘有隙

宋祁曰南本嘗作常

年八十終丞相位

金甡曰按建元元年弘年六十則元狩二年

卒時止七十九

輒分昆弟更造

師古曰言畜牧滋多則與昆弟而更自營為也

庖林曰按傳輒復分與弟者教美顏云更自營為亦稍近之然百官表爵一級曰公士二上造三簪褭四不更九五大夫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八大庶長二十徹侯而食貨志自文帝從鼂錯言已令民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為五大夫萬五千石為大庶長元鼎五年令民得得買爵置武功爵級十七萬

式蓋以畜牧所贏為昆弟輸財于邊澹國家
經費以得更造之爵故天子顯之若自更營
為何益於縣官而武帝亟稱之乎且牛羊蓄
息何得以造言之又武功爵即大庶長徹侯
之爵臣瓚不引百官表而引茂陵書顏氏誤
信其語遂至誤解更造耳

布衣草躡而牧羊

師古曰躡即
今草屨也

宋祁曰注文今草屨也景本作今之鞋也

不為利惑

宋祁曰惑一作或

兒寬

容齋續筆曰漢史有當書之事本傳不載者武帝時兒寬有重罪繫按道侯韓說諫曰前吾丘壽王死陛下至今恨之今殺寬後復大恨矣上感其言遂貫寬復用之宣帝時張安世嘗不快上所為不可上意上欲誅之趙充國以為安世本持橐籥筆事孝武帝數十年見謂忠謹宜全度之安世用是得免二事不書於寬及安世傳而於劉向充國傳中見之豈非以二人之賢為諱之邪韓說能以一言

救賢臣於垂死而不於說傳書之以揚其善
為可惜也

掾使因使寬為奏奏成

宋初曰越本無一秦字

統揖羣元

師古曰輯與集三字並同虞
書曰輯五瑞是也其字從木

隸辨曰書舜典作輯史記五帝本紀漢書郊

祀志引書並作揖師古曰揖與輯同魏孔羨

碑揖五瑞揖與揖兩處不同証以

碑

則從手者為是

徵諸大夫自以為御史大夫

宋初曰褚大下夫字當作大

定今則趙禹張湯

宋初曰南本今作律

參其名臣亦其次也

史通曰盛服飾者以珠翠為先工績事者以丹青為主至若錯綜乖所分布失宜則綵綯雖多巧妙不足者矣觀班氏公孫弘傳贊直言漢之得人盛於武宣二代至於平津善惡寂滅無覩持論如是其義靡聞必矜其美辭愛而不棄則宜徵有改易列於百官公卿表

後庶尋文究理頗相附會以茲編錄不猶愈乎
因學紀聞曰班固叙武帝名臣李延年
桑和羊亦與焉若儒雅則列董仲舒於公孫
弘兜寬之間汲黯之直豈卜式之儔哉史筆
之褒貶萬世之榮辱而藁蕪潭駁如此謂之
比良遷董可乎

張湯傳第二十九

并取鼠與肉其獄磔堂下

師古曰其為治獄之
文處正其罪而磔鼠

也

宋祁曰顏鮮其獄似失其意直謂成接耳于

定國杜援兩傳已解緩延年之子

遂使書獄

如淳曰決獄之書謂律令也

劉奉世曰傳非遠也若傳遠則不當先言掠治矣傳者傳囚辭也爰書者蓋趙高作爰歷教學隸書時獄吏書體蓋用此故從俗呼為爰書也以此爰使之書獄謂案牘耳非律令也

周陽侯為諸卿時

師古曰姓趙

愚按外戚恩澤侯表有兩周陽侯一為趙兼一為田勝趙兼以孝文元年四月封六年有

罪免田勝以孝景後三年三月封十二年薨
是田勝之封較後於趙蕪正湯為長安吏時
也故史記徐廣云田勝也

以湯為無害

師古曰無害
言其最勝也

愚按文紀如淳註律說都吏今督郵是也閑
惠曉事即為文無害都吏後漢百官志云秋
冬遣無害吏案訊諸囚劉昭曰按律有無害
都吏如今公平吏咸宣傳衛將軍青見宣無
害趙禹傳亞夫極知禹無害史記杜周傳事
張湯湯數言其無害蓋當時察吏之語如此

乾沒

裴松之註魏志傅嘏傳曰服虔直以乾沒為成敗而不說乾沒之義於理猶為未暢如淳以得利為乾失利為沒又不可了愚謂乾燥之宜為乾燥之乾蓋謂有所微射不計乾燥之與沈沒而為之 紺素雜記引蘇鶚演義曰乾沒之說如陸沈之義言乾地而沒不待沈於江湖也

平亭疑法奏謝疑

宋初曰浙本疑字下有事字

上責且且弗用愚抵此

劉敞曰上責臣此衍字耳妄斷之

所治即上意所欲臯予監吏深刻者即上意所欲釋予監吏輕平者

劉敞曰吏皆當作史

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

肝

即古曰論事既多至於日晚

劉敞曰日肝當屬下句

姦利並侵漁

師古曰並且也

劉奉世曰並音步浪反旁緣為姦也

上自至含視其隆貴如此

宋初曰南本浙本其字下並有病字

臣固知湯之詐忠

宋初曰浙本此句詐字上有為字

薦數從中文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為地

劉奉世曰薦數猶言簡閱數音色主反薦如
字其訓舉計數從中文事也太史公作悉數
從中文書蓋其時文盡閱數從中所下文書
或受詔如此其間事有可以傷湯者文以前
隙亦不能與之為地然文似本無意造事中
之也

使人上飛變告文奸事

師古曰飛變猶言急變也

劉奉世曰飛變謂如飛語無姓名上變者故上問從迹安起而湯云殆文故人也

弟繫導官

蘇林曰漢儀注獄二十六所獄官無導也

宋初曰注文獄官無導景祐本作導官無獄

容齋續筆曰漢以廷尉主刑獄而中都他

獄亦不一宗正屬官有左右都司空鴻臚有別火令丞郡邸獄少府有若盧獄令考工共工獄執金吾有寺互都船獄又有上林詔獄水司空掖庭秘獄暴室請室居室徒官之名

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

李奇曰左證左也師古曰謂之左者言除罪人

正月之外又取其左右者考問也

愚按史記正義引漢書音義亦以左為證左

云顏說非

今人言君皆有狀

宋祁曰南本今字下有之字

陛下幸致三公

宋祁曰越本作致位三公

豈有私謝邪絕弗復為通

宋祁曰南本浙本並云豈有私邪謝絕勿復

為通

無子子安世小男彭

日知錄曰謂賀無見存之子而以安世小男為子其蚤死之子別有一子乃下文所謂孤孫霸非無子也

乃辭祿

宋初曰浙本作辭祿不受

勃舉太官獻丞陳湯

蘇林曰獻丞生貢獻物也

愚按百官公卿表太官丞陳湯傳西至長安求官得太官獻食丞獻食丞即獻丞師古

所謂主膳食者是也蘇林說非

其推賢揚善固宜有後

習學記言曰張湯推賢揚善自免寬外他名士未聞因湯以進者其所排陷則有明證矣蓋湯造請結納以欺當世正監掾史大抵皆小人田甲魯詣居之流也湯本用此得名譽故遷表出之班固便謂緣此固宜有後而後世因其說遂使湯有薦賢名斯大誤矣邪正賢不肖要歸一塗未有小人酷吏而為君子之事既排陷人而又能薦進人者也

杜周傳第三十

不循三尺法

宋初曰浙本無法字

吏所增加十有餘萬

日知錄曰謂辭外株連之人

復為執金吾逐捕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保

日知錄曰按百官表天漢三年二月執金吾

杜周為御史大夫四年卒而衛太子巫蠱事

乃在征和二年周之卒已四年

其時暴勝之為御史大夫

又十一年昭帝元鳳元年御史大夫桑弘羊

坐燕王旦事誅史家之謬如此
後侍御史治實

宋初曰江南本後字下有使字

外內異言

張晏曰外則去疾欲
盡內則為其壻也

宋初曰注文疾一本作侯

捕繫豪強

劉奉世曰繫當作擊字之誤也

賜延年黃金百斤酒

宋初曰浙本酒字上有牛字

元光中

宋初曰元光當從南浙本作永光

奏請欽為大將軍軍武庫令

宋初曰單武庫一本無單字諸本皆有子謂

當存軍字是大將軍之軍武庫也

是以佩玉晏鳴閔睢歎之

李奇曰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

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曰瓚曰此魯詩也

愚按列女傳云康王晏出朝閔睢預見後漢

書

云康王晚朝閔睢作諷揚賜上書

云昔周王承文王之盛一朝晏起夫人不鳴
橫宮門不擊拆閔睢之人見幾而作揚子云

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閔睢作乎上習治也
故習治則傷始亂也史記曰周道缺詩人本
之衽席閔睢作又曰周室衰而閔睢作荀子
云國風之好色也其傳曰盈其欲而不懲其
正其誠可比於金石其聲可內於宗廟後漢
注引春秋說題辭云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
歌閔睢以感之皆以閔睢為刺詩

雜制度之生無厭

宋初曰雜字下疑有脫文

或臣子背君父

或臣子背君父

宋祁曰江南本作臣背君子背父

此必適妾將有爭寵相害而為患者

宋祁曰南本相害字作於宮

近觀其所為遠觀其所主

師古曰所為主謂人以為援而自進也

其所主為人援而進也

宋祁曰為字下南本浙本並有主字注文為

主越本作所為非是進也當作進之也 劉

敞曰當云近觀其所為主注文舊有妄刊去

之

則匹夫之說不可勝也

宋初曰說別本浙本作謀

數稱達名士王駿章安世王延世等

宋初曰一本只云王延無世字注同予據成
紀校尉王延世塞決河是歲改河平元年此
本是 劉奉世曰治河者王延世或者此脫
一世字歟

當世善政多出於欽者

容齋隨筆白

予謂光以侯史吳之事

一朝殺九卿三人延年不能諫王章言王鳳

之過天子感寤欲退鳳欽令鳳上疏謝罪上
不忍廢鳳鳳欲遂退欽說之而止章死衆庶
寃之欽復說鳳以為天下不知章實有罪而
以為坐言事宜因章事舉直言極諫使天下
咸知主上聖明不以言罪下若此則流言消
釋矣鳳白行其策夫新莽盜國權與於鳳鳳
且退而復止皆欽之謀若欽者蓋漢之賊也
而謂當世善政出其手豈不繆哉

變異之意

宋祁曰南本浙本意並作息

欽愚以為宜因章事舉直言極諫

宋祁曰南本無章事二字

欽子及昆弟友屬

宋祁曰友疑當作支

業復上書曰

愚按大德本曰作言

庶幾乎闕睢之見微

習學記言曰孝成委政外家而荒耽於色蓋其棄天下久矣杜欽乃欲依王氏以弼主違是借其斧柯而使之長養者也班固謂庶幾

關隍見徵更須細論

張騫李廣利傳第三十一

與堂邑氏奴甘父

師古曰堂邑氏之奴本胡人
名甘父下云堂邑父者蓋取

主之姓以為氏而
單稱其名曰奴

劉敞曰奴甘父直是此人名號耳非謂堂邑氏之奴名甘父也按胡人名字多以奴為號又後言堂邑父蓋知其人自氏堂邑名奴甘父也

道脫亡

宋祁曰越本脫作今

立其夫人為王

宋初曰古本夫人字下有太子二字

竟不能得月氏要領

日知錄曰古人上衣下裳舉裳者執要舉衣者執領

堂邑父胡人

宋初曰古本胡字上有故字

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

宋初曰古本旁字下有有字

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國

李奇曰一名天竺

宋祁曰注文天篤古本作天竺

從蜀宜徑又無寇

宋祁曰顏未注前古本宜作直

出徙邛

宋祁曰新本邛字上有出字

皆各行一二千里

宋祁曰越本無行字

審以校尉從大將軍擊白奴知水草字

劉敞曰水草處宜有知字 宋祁曰古本將

單下有數字淳化本無知字

而金城河西並南山

愚按大德本並字上更有西字

漢遺公主為夫人

劉敞曰遺字當作遣 宋初曰作遣是

道可便遣之旁國

宋初曰古本及浙本遣字下並有一遺字

歲餘騫卒

宋初曰古本騫卒字下複騫卒二字

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

華陽國志曰通西南之蹇豐絕遠之貨令帝

無求不得無思不服方外開通塞之功也

初天子發書易

宋初曰古本作發易書

皆復閉昆明

宋初曰越本無皆字

為備衆遣之

愚按大德本作為具備人衆遣之

漢使乏絕責怨

宋初曰怨浙本作怒

大鳥卵及犛犴眩人獻於漢

應劭曰卵大如一二石鑿也師如

古曰鑿
音窳

宋初曰如只曰大鳥則成一事當云大鳥及
卵聲。軒越本作黎軒者非。又注文鑿予。按西
域烏弋傳師古音甕於龍。又汲水瓶也。今雖
與雍是一字同從瓦無容別音窳必無二音
亦當云一音窳

而漢使窮河源

歐陽志輿地廣記曰班固所載張騫窮河源
事乃意度之非實見蒲昌海與積石通流

李廣利

愚按張騫及此傳皆刪取史記大宛傳而成

惟伐宛後一詔獨出

烏孫輪臺易苦漢使

史記輪臺作命頭

轉車人從相連屬至敦煌

宋初曰車當作運

於是貳師後復行兵

宋初曰古無後字予謂後字當存為是

決其原

宋初曰原古本作源

即不

宋初曰不字下當有解字

別至郁成城

宋初曰成城古本浙本作都城 愚按城字

宜屬下句

司馬遷傳第三十二

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宣王時官失其守而為司馬氏

孔穎達毛詩疏曰楚語云重黎氏世叙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失其官守

而為司馬氏韋昭云程國伯爵休父名也夫
官謂夫天地之官而以諸侯為大司馬也按
父宜是字而昭以為名未能審之

司馬氏世典周史

宋祁曰浙本此句無司馬氏三字

荆贛玄孫印為武信君將而狗朝歌

師古曰武信君即武

也

劉敞曰此言當始皇時為武信君將則武信

君非武臣也

談為太史公

如淳曰漢儀注太史公武帝置位
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

文書而已晉灼曰百官表無太史公在丞相上
人衛宏所說多不實未可以為正師古曰談為
謂太史今耳邊尊其父故
之為公如說非也

劉攽曰周制外史掌四方之志布在諸侯國
其位工士皆在諸侯之卿上秦亦有之故漢
儀注所謂太史公在丞相上謂此也衛宏所
說亦不可謂之全非 補遺曰按張蒼傳蒼
為秦御史主柱下方書如淳曰主四方文書
也按秦柱下御史本周制老子嘗謂守藏史
一曰柱下史蓋即藏室之柱下以為官名晉
志極東有星曰柱下史以為古左右史象此

然則漢太史令之職在周為守藏史在秦為
柱下史其官稱異而職掌則同故漢儀注以
天下計書為太史職掌然以為先上太史而
副上丞相者按子長為太子兼中書令在禁
中主四方文書其曰先上太史公者蓋所上
文書必先由太史校檢然後奏之天子非
上太史也觀此則丞相所上止副封法自應
爾其事本如此而衛宏不能詳言之故晉灼
不以為然宋景文公筆記亦曰遷自言僕之
先人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若位在丞相

上安得此言耶按張蒼以秦時柱史習天下
圖書計籍又善用筭律歷故以蒼領郡國上
計夫筭律歷領計書皆太史之任也當漢之
初未有史官蒼豈以此時無行太史事耶是
時蒼以列侯居相府故宏謂太史公位在丞
相上亦自有所本但施於張蒼則可爾又
曰談為太史公謂尊其父可也下文云太史
遭李陵之禍則遷自謂矣安有官為令而自
尊曰公者哉蓋春秋之世楚邑令皆稱為公
漢書音義曰陳涉為楚王沛公起應涉故從

樊制稱公史記有拓公留公索隱曰拓縣留
縣令也故曹參為戚令稱戚公夏侯嬰為滕
令稱滕公是也按茂陵書談繇太史丞為太
史令本傳言談卒三歲而遷為太史公則是
遷父子官為令耳其稱公者如拓留戚滕之
比非尊其父而然宋祁曰遷與任安書自
言僕之先人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故上
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若其位在
丞相上安得有此言邪百官表不著其官信

其非也

曰易大傳曰

宋祁曰越本無曰字

糲梁之食

宋祁曰景本糲作糲注同越本糲音賴

故天下共若此

宋祁曰越本共作法

凡人所生者神也

宋祁曰浙本所字下有以字

遷生龍門

史通曰司馬遷叙傳始自初生及乎行歷巨

細條陳而竟不書其字豈墨生所謂大忘也
乎如班固之為遷傳也宜云遷字子長馮翊
陽夏人其序云云至于事終則言其自叙如
此著述之體不當如是耶 危林曰今人相
承以子長為司馬遷字諸史傳無之文選報
任少卿書作司馬子長李善注以為史遷然
未嘗明列出處呂向遂謂漢書云司馬遷字
子長河內人可謂欺妄矣張衡應間有云子
長謀之爛然有第章懷注司馬遷字子長作
史記亦不言出何書按論衡曰范張寃屈太

史公列記其狀鄒衍見拘睢儀之比也子長何諱不言又曰司馬子長紀黃帝以至孝武漢紀太史公司馬遷上言李陵功下腐刑下文云司馬子長既遭李陵之禍發憤著史記此二書稍覺有緒亦最先出然竟無直書司馬遷字子長者終不為暢豈非孟堅作始之弊與

故長於變

宋祁曰淳化本作長於變化予準書記等語不當有化字傳者見注中有化字誤足之

為人君父者

宋初曰浙本無者字

受命於穆清

師古曰於歎辭也讀曰烏

劉放曰言於穆清遂不成文理穆清天也

整齊其世傳

宋初曰本無世字

是余之臯夫

宋初曰浙本臯字下有也字

至于麟止

張晏曰武帝獲麟

遷以爲述事之端

麟也師古曰遷序事盡太初

初

止猶春秋止於獲

刊誤補遺曰按子長自序為太史令五年而當太初元年以為職當載明天子功臣賢大夫之德業於是論次其文十年而遭李陵之禍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蓋自太初改元至太始改元之明年造盈十年是歲更黃金為麟趾趾與止通遷所謂至于麟止者此也張晏乃謂遷以獲麟為述事之端按獲白麟在元狩元年子長嗣父職在元封三年獲白麟之歲未為史官也安得以為述事之端師古獨是晏說失之矣又云遷序事蓋太初按

太初畫四年又更天漢太始凡六年而後至
麟止遺此何耶蓋不究子長自序之文故麟
止之說前後失據而論序事所止亦不得其
實

太史公仍父子相繼纂其職

宋祁曰纂當作纂

凡百三十篇

西京雜記曰馬司遷發憤作史記百三十篇
先達稱為良史之才其以伯夷列傳之首以
為善而無報也為項羽本紀以踞高位者非

閔有德也及其序屈原賈誼辭旨抑揚悲而不傷亦近代之偉才

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言

宋初曰越本補字下有闕字

而十篇缺有錄無書

王應麟曰班固謂史記十篇有錄無書顏師古以為十篇具在或草具而未成非皆無書也其一曰景紀所載間有班書所無者其二曰武紀惟此篇亡其三曰漢興以來將相年表其書具在但闕前叙其四曰禮書其叙具

在自禮錄人起以下則草具而未成者也其
五曰樂書其叙具在自凡音之起而下則草
具而未成者也六曰律書其叙具在自書曰
七正以下則草具而未成者也其七曰三王
世家叙傳云三子之王文辭可觀其所載不
過奏請及策書贊乃真太史公語也其八曰
傳新削成列傳此其篇具在而無闕者也其
九曰日者列傳自余志而著之以上皆太史
公本書其十曰龜策列傳其事具在自褚先
生以下乃其所補耳 劉奉世曰兵書即律

書蓋當時有爾

少卿足下

愚按文選本上有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
拜言十二字

教以慎於接物

文選慎作順

若望僕不相師用而流俗人之言

李善本同五臣本作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
俗人之言善法引蘇州曰而猶如也

是以抑鬱而無誰語

文選本作是獨鬱悒而誰與語

女為說已容

宋祁曰浙本容字下有也字

又迫賤事

李善注引如淳曰遷為中書令任職常知中書時偶有賊盜之事

卒卒無須臾之閒文穎曰卒言急也

宋祁曰越本注文文穎曰卒言倉卒與此不

同

得竭指意

文選本指作志

今少卿抱不測之罪

續史記曰任安為北軍使者護軍太子立車
北軍南門外召任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
入閉門不出武帝聞之以為任安為佯邪不
傳事何也任安咎身北軍錢官小吏小吏上
書言之以為受太子節言幸與我其鮮好者
書上聞武帝曰是老吏也見兵事起欲坐觀
成敗見勝者欲合從之有兩心安有當死之
罪甚矣吾常活之今懷詐有不忠之心下安

吏誅死

僕又薄從上上雍

文選本無下上字

闕然不報

宋初曰浙本不字上有久字

修身者智之府也

李善本同五臣本府作符

取予者義之符也

五臣本符作表

列於君子之林矣

宋初曰浙本列字上有而字

非一世也

宋祁曰越本無世字

昔衛靈公與雍渠載孔子適陳

李善注曰家語曰孔子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出今官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為次乘遊過市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於是耻之去衛過曹此言孔子適陳未詳

事關於官監

宋祁曰浙本事字下有有字

尚何言哉

宋初曰越本尚何言哉無復句余按太史公語多重複此自一體不可削也

橫挑疆胡

且瓚曰挑挑戰求敵也古謂之致師

李善注引李奇曰挑身獨戰不須衆挑茶弔

切

印億萬之師

劉奉世曰匈奴乘高攻故曰印也

張空卷

文選本拳作拳李善注曰李登聲類云拳或作搵此言兵已盡但張空拳以擊耳相寬鹽鐵論曰陳勝無將帥之兵師旅之衆奮空搵而破百萬之軍何晏白起故事白起雖坑趙卒向使豫知必死則前驅空搵猶可畏也

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火

李善注曰孝經援神契曰母之於子絕火分甘宋均曰少則自絕甘則分之

且欲得其當而報漢

李善注引張晏曰欲得相當也言欲立效以當罪而報漢恩

而僕又茸以蠶室

文選本茸以作珥之 劉奉世曰茸讀如闔

茸之茸

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

容齋續筆曰周禮春官之屬曰太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正歲年以序事頒之於官府及都鄙頒告朔于邦國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鄭氏注云太史日官也引左傳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為說志謂記也史官主書國語所謂鄭書及帝繫世本

之屬是也小史主定之然則周之史官日官
同一職耳故司馬談為漢太史令而子長以
為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
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今太史局正星曆
卜祝輩所聚其長曰太史局今而隸祕書省
有太史案主之蓋其源流有自來矣 禮記
集說孫景南曰古之所謂史者非止星曆而
已執簡記載實無職焉其權猶重於宰相左
氏亦言日官居卿非卑職也太史公自嘆文
史星曆近於卜祝之門主上以俳優畜之此

漢人失古之意

而世又不能與死節者比

文選本作而世俗又不能與死節者次比

最下腐刑極矣

李善注引蘇林曰宮刑腐臭故曰腐刑

削木為吏議不對

李善注引臣瓚曰以為患吏刻暴雖以木為

吏期於不對此疾苛吏之辭也

視徒隸則心惕息

文選本心作正

且夫臧獲婢妾

李善注引韋昭曰善人以婢為妻生子曰獲
奴以善人為妻生子曰臧荆揚海岱淮濟之
間罵奴曰獲齊之北鄙燕之北郊凡人男而
婦婢謂之臧女而歸奴謂之獲皆異方罵奴
婢之醜稱也

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
文選本作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
采不表於後世也

蓋西伯拘而演周易

李善本西伯作文王注引韋昭曰美音酉蒼

頡篇曰演引之也

不韋遷蜀世傳呂覽

蘇林曰呂氏春秋
篇名八覽六論

秋

史通曰子長歷說自古述作皆因患而起未

云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按呂公之修撰也廣

招俊客比跡春陵共集異聞擬書荀孟思刊

一字購以千金則當時宣布為日久矣豈以

遷蜀之後方始傳乎且必以身既流移書方

見重則又非閔作者本因發憤著書之義也

而輒引以自喻豈其倫乎若要多舉故事成

其博學何不云虞卿窮愁著書八篇斯蓋識
有不該思之未審耳 愚按史記呂不韋列
傳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
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
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林說脫十二紀三字
及如左丘明無目

宋初曰越本無明字

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
文選本作略考其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
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于茲為十表本紀十

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

上流多謗議

宋初曰上流上字景本越本並作下

無迺與僕之私指謬乎

文選本作無乃與僕私心刺謬乎

至王莽時

宋初曰越本無至字

以為之傳

宋初曰舊本以字上有是字

此其新蔽也

史通曰班固之譏司馬遷也論大道則先黃
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
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又傳
立之貶班固也論國體則飾主闕而折忠且
叙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務則謹辭
章而略事實此其所失也尋班馬二史咸擅
一家而各自彈射遞相瘡痛夫雖自卜者審
而自見為難可為笑他人之未工忘己事之
已拙上知猶其如此而况庸庸者哉 辨惑
曰班固譏遷論游俠述貨殖之非世稱其當

而秦少游辨之以為遷被腐刑家貧不能自贖而交游莫救故發憤而云此誠得其本意然信史將為法於萬世非一已之書也豈所以發其私憤者哉

漢書疏證卷十九

武五子傳第三十三

上為立博望苑

閔中記曰望苑驛即博望苑舊址在西安漢

武帝戾太子築通靈臺即此

以故衆不肯附

宋祁曰不肯越本無肯字

壺閔三老茂

庖林曰顏師古曰荀悅漢紀作令狐茂檢今

漢紀無而白帖引上黨郡記曰壺閔閔城都尉治令狐徵君隱城東山中今狐終即為塚焉諸生尊師法陪葬者三百餘人松千樹皆大數十圍高四五十丈俗名其山為令狐墓漢史所稱壺閔三老令狐茂上書訟戾太子者也然漢武故事曰治隨太子反者外連郡國數十萬人壺閔三老鄭茂上書曰上感悟赦反者拜鄭茂為宣曲校尉持節徇三輔赦太子太子欲出疑弗實吏捕急自殺此作鄭茂未知誰信 魏書地形志曰壺閔縣有令狐徵君墓

待罪建章闕下

水經注曰三輔黃圖曰建章宮漢武帝造周
二十餘里千門萬戶其東鳳闕高七丈五尺
俗言真女樓非也漢武帝故事云闕高二十
丈闕中記曰建章宮圓闕臨北道有金鳳在
闕上高丈餘故號鳳闕也

張富昌為題侯

孟康曰縣名晉灼曰地理志無

管城碩記曰按地志清河郡有憇題縣顏注
憇古莎字孟氏謂縣名即此帝京景物略曰
房山縣西南四十里有山曰白帶山生憇題

草又曰憇題山藏石經者千年矣一曰石經
山姚廣孝詩我我石經山連峰吐金碧秀氣
鍾憇題勝概擬西域

焚蘇文於橫橋上

孟康曰橫音光師古
曰即橫門渭橋也

愚按水經注長安城北出西頭第一門本名
橫門如淳曰音光故曰光門又曰渭橋亦曰
便門橋三輔黃圖曰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橫
橋南度以法牽牛即此橫橋也詳武紀

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

水經注曰周圖記開山東首上平博方可里

餘三面壁立高千許仞漢世祭天於其上名
之為皇天原上有漢武帝思子臺

史皇孫皇孫妃王夫人及皇女孫葬廣明
愚按水經注廣明苑在奉明縣廣城鄉
其議謚置園邑

宋初曰楊本云多歲時祠其議謚六字
以湖閩鄉邪里聚為矣園

太平寰宇記曰閩鄉縣本漢湖縣矣園之地
太子園陵存焉在縣南一十六里高一百五
十尺

以為奉明縣

水經注曰立奉明縣以奉二園園在東都門
齊懷王閔與燕王旦廣陵王胥同日立皆賜策
刊誤補遺曰此但載策文耳按三王世家并
載諸臣奏疏其著朔可為後世法程曰三月
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丞非下御
史書到言丞相青翟御史大夫湯云云昧死
上言臣請立臣閔臣旦臣胥為諸侯王云云
制曰可四月戊寅朔癸卯御史大夫湯下丞
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守諸侯相

前言戊申朔則乙亥為二十五日矣前言戊
寅朔則癸卯為二十六日矣中興以後有可
失其傳如先聖廟碑載三月丙子朔二十七
日壬寅司徒雄司空戒下魯國又修西嶽廟
碑載十二月庚午朔十三日壬午洪農太守
臣毅頓首死罪上尚書烏有知朔為丙子庚
午而不知壬寅壬午為二十七日十三日者
哉斯近贅已

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

列誤補遺曰年號起於元鼎之四年凡史漢

此年以前事而繫以年號者皆史家所追書也獨武五子傳載所賜策此則當時本文其文曰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闕為齊王漢紀所載亦自據此則元狩之稱又似非追改在當時策文已如此矣以三王世家參考之文策三皆曰維六年四月乙巳讀此乃悟武五子傳所著元狩字亦追書爾記事而繫年造書年號可也今賜策具載當時本文乃復出此二字豈不疑誤後世

三十有二帥

宋祁曰別本三十並作三千誤

薰鬻徙域

張晏曰白
奴徙東

劉奉世曰白奴徙漢北

輕弱骨肉

宋祁曰浙本輕字上有然字

又將軍都郎羽林

宋祁曰又將軍浙本作又聞將軍

井水泉竭

宋祁曰越本無泉字

頭如蓬葆

頭久不理如蓬草羽葆也 宋初曰浙本注

文頭字上有服虔曰三字

旦立三十八年而誅國除

水經注曰戾陵燕刺王旦之陵故以戾陵名

子思王璜嗣二十年薨

宋初曰二十年浙本作二十九年

世世為漢藩輔

劉攽曰多一世字

女須泣曰孝武帝下我

日知錄曰言孝武帝降憑其身而言

天子遣廷尉大鴻臚即訊

宋祁曰浙本鴻臚字下有卿字

及子女董訾胡生等夜飲

師古曰董訾胡生皆女名

宋祁曰注文當云皆其女名

千里馬兮駐待路

日知錄曰言神魂飛揚將乘此馬而遠造千里之外張晏注以為驛馬非

父八子郭彤君等

宋祁曰姚本父作及

成帝後立孝王子守

宋初曰後立姚本作復立

後見熊

宋初曰浙本後作復

其春矣太子生

劉奉世曰按武紀建元六年長星見更元光
至元朔元年春矣太子始生贊殊為乖誤
四方潰而逆秦秦將吏外畔

宋初曰一本無下秦字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

輿轉而踰領呂瓚曰今竹輿也監道也輿車也

以行是也項車運轉皆輿也師古曰服音瓚

嶺也不通輿車運轉皆輿也師古曰服音瓚

說絕水乎又旗廟之音無所依據踰領耳何云瓚

劉放曰按今南方竹輿正作旗廟音項亦未

為全非顏乃西北人隨其方言遂音橋

雖百越奈邊城何

宋祁曰浙本奈字上有無字

腹蛇蠱生

宋祁曰浙本生作蠱

疾癘多作

宋初曰景本癘作灾

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弑而殺之

日知錄曰即下文所云會閩越王弟餘善弑
王以降者也當淮南王上書之時不知其名
故謂之甲猶云某甲耳師古曰甲者閩越王
弟之名非

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
祿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
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倦越迺出擊之
秦兵大破迺發遣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外內騷

動百姓靡散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
逃相從羣為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

淮南子人間訓曰秦皇挾錄圖見其傳曰亡
秦者胡也因發卒五十萬使蒙公揚翁將築
修城西屬流沙北擊遼水東結朝鮮中國內
郡輓車而餉之又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
璣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為五軍一軍塞
鐔城之嶺一軍守九竅之塞一軍處番禺之
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三年

不解甲弛弩使監祿無以轉餉又以卒鑿池而通糧道以與越人戰殺西嘔君譯吁宋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為秦虜相置桀駮以為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睢伏尸流血數十萬乃發遠戍以備之當此之時男子不得修農畝婦人不得刺麻考縷羸弱服格於道大夫箕會於衢病者不得養死者不得葬於是陳勝起於大澤奮臂大呼天下席卷而至於戲劉項興義兵隨而定若斬檣振落逐失天下禍在備胡而利越也

曠日持久

宋祁曰浙本持作引

越迺出擊之

宋祁曰越本無迺字

如使越人蒙死徼幸

宋祁曰越本無死字

是時漢兵遂出踰領

宋祁曰一本踰字上有未字

美將卒之功

宋祁曰浙本卒作率

迺今嚴助諭意風指於南越

宋初曰一本南越下有王字

好讀書

困學紀聞曰太平御覽引鄒子曰朱買臣攷
攷修學不知兩之流粟此鄒子之書非戰國
之鄒子也

我年五十當富貴

宋初曰越本無富字

買臣入室中

日知錄曰即會稽郎中也郎如今京師之會
館

買臣深怨

宋初曰越本無深字

公皆安在

宋初曰皆字疑作比謂言比來在何處也若
云皆安在則似淺而不雅

迺使人告王與好姦事動王

宋初曰越本告作以

及齊王以自殺聞

宋初曰浙本云及齊以王自殺聞

尺土之地

宋初曰越本尺作疆

聞者閩東五穀數不登

宋初曰浙本無數字

夫兵多而變起

宋初曰多或作久

奉燔瘞於郊宮

師古曰郊宮謂
春時及后土也

劉敞曰是時未有春時后土顏注失之

宜因此時今日改定告元

劉奉世曰軍此對頗可疑按紀獲麟在元狩
元年昆邪降在二年其上對已大緩又史記

封禪書元鼎三年有司始言元不宜以一
二數乃云三元曰狩蓋於此年追述三元也而
軍此云宜改元史又云由是改元有來降者
皆可疑軍對非真史誤因之

苴白茅於江淮

愚按大德本苴下有以字

還當以合符

劉奉世曰還字宜屬上句

知音善鼓琴者勃海趙定梁國龔定

愚按藝文志雅琴趙氏七篇雅琴龍氏九十

九篇此作龔疑傳寫之誤

雞與道純絲之麗密

李善文選注引應劭曰不知純綿之密也瓚
以為純緣

羹藜藿糗者

愚按服虔以乾食為糗師古不采其說而言
糗即今之熬米麥所為者趙岐注孟子則云
糗飯乾糗也孫奭疏按釋名云糗乾飯屑也
自後漢諸儒皆同服說惟李周翰注文選與

師古同

及至巧治

李善注文選引應劭曰傳曰得一寶劔不如
一歐冶歐冶即巧冶也

越砥歛其号

晉灼曰砥石出
南昌故曰越也

宋初曰別本注文砥字下無石字

忽若慧汜畫塗

師古曰汜
汜地也

宋初曰別本注文只一汜字 李善文選注

引如淳曰若以慧埽於汜澆之處也慧音遂
塗路也

及至駕齧却

李善文選注引應劭曰馬怒有餘氣常齧郤而行也

王良執靶

刊誤補遺曰按孟子所稱王良左傳所稱郵良郵無恤國語稱郵無正顏氏謂摠一人是固然矣國語載郵無正其下云伯樂與尹鐸有怨以其賞如伯樂氏則伯樂即郵無正而顏謂晏失之何哉顏既誤以王良伯樂為兩人而人表又並列郵無恤王伯樂為三人豈未嘗考春秋傳邢良為趙簡子御得名未

曾事秦亦與穆公生不並世

去卑辱與溲而升本朝

李善文選注引如淳曰與音郁

故虎嘯而列風龍興而致雲

宋本作風冽 李善文選本作虎嘯而谷風
冽龍興而致雲氣

雖伯牙操遞鐘

宋初曰景本作號鐘校作遞又注文中當字
上當有遞字 五目注文選本作號鐘李善
曰漢書多借假或以遞為號不得便以迭遞

判其音也

翼乎如鴻毛遇順風

宋初曰越本遇作過

後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鷄之寶

水經注曰蜻蛉縣有禺同山其山神有金馬
碧鷄光景儵忽民多見之王褒碧雞頌曰敬
移金精神馬縹碧之鷄故左太冲蜀都賦曰
金馬騁光而絕影碧鷄儵忽而耀儀

皆在南方海中洲居

宋初曰海字上當有大字

齊桓揅其難

師古曰事在左傳傳五年

宋初曰注文五年當作九年

以至乎秦

宋初曰郭本去乎字似兩通

其令四方安求來獻 奇麗之賂塞

宋初曰浙本去求字賂字當作路

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

劉奉世曰元狩未漢以伐匈奴馬少不復出

征矣捐之之云蓋其誤也或者誤以建元為

元狩歟

籍兵屬馬

宋初曰越本作籍屬兵馬

非所以校助飢饉保全元元也

宋初曰校助當作救助

期思侯並可為諸曹

師古曰期思侯當是曹赫之後嗣也而表不載

愚按年表賁赫無後其封不傳

相薦之信不當如是乎

師古曰冀相薦之效當如前所言諸士見納用

宋初曰注文士字姚本作事

王制順非而澤不聽而誅

師古曰不聽教命

劉敞曰不聽而誅者即王制所云此四誅者

不以聽耳何說不聽教命乎

東方朔傳第三十五

史通曰東方朔傳委瑣煩碎不類諸篇且不述其亡歿歲時及子孫繼嗣正與司馬遷揚雄傳相類尋其傳體必曼倩之自叙也但班氏脫畧故世莫之知

朔初來上書

褚先生續滑稽傳曰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後勝之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

讀之二月乃盡

年十二學書

宋初曰十二景本作十三

十五學擊劍

師古曰擊劍選擊而中之非新刺也

劉敞曰擊劍今有此戲非選擊也

又常服子路之言

服虔曰無宿諾

劉敞曰子路之言可使有勇者 劉敞曰既

曰子路之言則無宿諾者非子路之言也

奉祿薄

宋初曰一本改本作奉

徒索衣食

如淳曰索盡也解古日音先各反下云索長安米亦同也

愚按此當作求索之索音色責反不然長安

之米豈可盡乎

朱儒大恐啼泣

宋初曰帝當刪王本作號

置守宮孟下

師古曰守宮蝨名也術家云以器養之食以丹砂滿七斤搏治萬杵

以點女子體終身不滅若房室之事則滅矣言可以防閑淫逸故謂之守宮也今俗呼為辟

宮辟亦禦并之義耳

劉敞曰守宮生屋壁如守宮然故名之何在防淫逸也一蟲之微何能食丹砂七斤人亦

安肯捐七斤丹砂以餌一蟲也 劉敞曰守
宮即人家屋壁中蟻蚘俗呼為蝎虎者是也
此物惟在屋壁窗戶間夜亦出盖用此得名
耳術家之說安有此理師古乃信之何哉
臣以為龍又無角

宋初曰角音盧谷反獸不童也
時有幸倡郭舍人

西京雜記曰郭舍人善投壺以竹為矢激矢
令還一矢百餘反每為武帝投壺輒賜金帛
朔不能中

愚按大德本無朔字

是窠數也

宋祁曰數音藪景本作藪

著樹為寄生盆下為窠數師古曰窠數藪器也

則以窠數薦之今賣白團餅人所用者是也

生者芝菌之類今賣白團餅人所用者是也

象窠數者今閉中俗亦呼為寄生

生寓木宛重有枝葉者也故朔云著樹為寄生

盆下為窠數明其常在盆下

意謂射覆之物覆在盆下

也盆下之物有飲食氣故鼠

劉敞曰若不緣寄生在盆下何得曰窠數前

覆守宮自以孟此以盆何怪乎不然孟亦盆
類朔故詭言之欲以誤郭舍人也 又曰朔
意蓋以寄生為窠數大物在盆下小物在孟
下固可知也但不當改前孟字為盆耳又不
必一日之中用一孟覆射此諸物也顏說未
通又以寄生為芝苜形圓似窠而云非寓木
尤踈謬矣

呼暮

師古曰與田蚡傳
呼報音義皆同

宋祁曰呼報當作呼服

狗竇也

劉敞曰狗竇文不全明火一字當云狗穴竇也緣兩穴相重遂誤爾

以劔割肉而去之

劉敞曰之衍字 日知錄曰裴松之注魏志古人謂藏為去蘇武傳掘野鼠去少實而食之師古曰去謂藏之也

西至黃山

水經注曰即地理志所謂縣有黃山宮惠帝三年起者也東方朔傳曰武帝微行西至黃山宮故世謂之遊城非也

會朝長信宮

水經注曰長樂宮西有長信長秋永壽永昌

諸殿

後迺私置更衣

師古曰為休息易衣之處亦置宮人

劉敞曰更衣休息處爾非必有宮人也史文

自無之後傳田延年起至更衣然則貴賤同

此名也

臣聞謙遊靜態

宋初曰遊當作避

不足以危無隄之與

劉敞曰不足以危不字當作亦限指防也言
車輿馳騁不為防慮必有顛虞之變

夕時名讓朔

宋初曰夕當作少 愚按作夕字亦通

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

尚書疏曰凡書非經則謂之傳漢武帝謂東
方朔云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又東平
王劉雲與其太師策書云傳曰陳力就列不
能者止又成帝賜翟方進策書云傳曰高而
不危所以常守貴也是漢世通謂論語孝經

為傳也以論語孝經非先王之書是孔子所

傳說故謂之傳

小遺殿上師古曰小便也小遺

宋初曰注文者下當添遺字

今中府曰即古曰中府掌金帛之藏

宋初曰之藏下姚本添者也

顧城廟遠

劉放曰城改成

備臣妾之使

宋初曰使景本作儀

一日卒有不勝洒埽之職

張似曰顏師古注云卒讀曰猝洒音信又音山豉反檢諸本及前所校過並如此臣似按許慎說文洒字解云音先禮反古文為灑埽字灑汎也所蟹反汎音信蓋傳寫脫誤又一十七字多又音山豉反五字

主自執宰敬膝

劉敞曰執當作服

有詔賜衣冠上師古曰上上坐

劉敞曰上者工殿

董氏常從游戲北宮

劉敞曰董氏當屬上句

人主之大域也

師古曰域也音或說者以為短狐非也短狐射工耳於此不

當其義今俗猶云鬼域也

劉敞曰劉向說春秋域南方淫氣所生以應哀姜然則朔正用指偃爾何必遷就鬼域也

宋初曰姚本句未無也字

右神明

水經注曰工於建章中作神明臺并榦樓咸高五十餘丈皆作懸閣輦道相屬焉三輔黃

圖曰神明臺在建章宮中

子夏為太常

師古曰以有文學故為太常也而應助以子夏兩字摠合為夔解云

夔知樂故可以為太常此說非也

劉攽曰作夔字乃是

百家之言不可勝數

宋祁曰數當作記字

服膺而不釋

宋祁曰而不下添可字

故談說行焉

宋祁曰改作故說得行焉

續滑稽傳作故

說聽行通

諸侯賓服

續滑稽傳及五臣注文選本有威振四夷四

字

安於覆孟

李善注文選曰韓詩外傳曰君子之居也晏
如覆扞孟與扞同音于 五臣本下有天下
平均合為一家二語

動猶運之掌

五臣注文選本作動發舉事猶運之掌 續

滑稽傳作猶如運之掌中

抑之則在深泉之下

宋初曰泉疑作淵

悉力慕之

宋初曰慕當作募

安敢望常侍郎乎

宋初曰常字當刪 愚按前云以朔為常侍

即此安可刪乎續滑稽傳作常侍侍郎續滑

稽傳及李善注文選本下有云傳曰天下無

害苗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

者無所立功

敏行而不敢怠也

續滑稽傳作修學行遂而敢止也李善注文
選本敏行上有修學二字

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
蔽明黜曠充耳所以塞聰

李善注文選曰皆大戴禮孔子之辭也 愚
按家語說苑亦有之

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撻而
度之使自索之

李善注文選曰皆大戴禮孔子之辭也家語亦同

蓋聖人之教化如此

愚按大德本無之字

今世之處士

李善注文選本下有時雖不用四字

魁然無徒廓然獨居

續滑稽傳作岷然獨立瑰然獨處

以蠱測海

張晏曰蠱
瓢也

丹鉛總錄曰蠱字从蟲若與瓢義不協按楊

子方言云鑿瓢瓢也字从瓜从彘劉向九歎云侏儻蠹于筐篋今閩廣之地以蠶魚殼為瓢江淮之間或用螺之大者為瓢是以蟲殼代瓜瓠用也故鑿字之取義兼之

以筵撞鐘

刊誤補遺曰文類曰橐筵也論衡曰箏不能鳴鐘按箏當作橐周官夫人注云箏讀為橐又橐人注云箏謂之橐集韻箏橐通類云橐者謂箏幹耳楚辭索瓊茅以筵筭王逸曰筵小破竹也玉莽傳以竹筵導其脉師古曰

筵竹挺也說文筵維絲筵也四說不同大意
不離於竹五臣文選注乃云筵小木枝不知
何所根據說苑曰建天下之鳴鐘撞之以挺
豈以說苑從木而為是說邪韓文公詩寸筵
撞鉦鐘音義云筵草莖也筵從竹而此以從
草釋之誤矣按從艸之筵一曰屋梁莊周書
舉筵與楹屬與西施郭象曰筵橫而楹從司
馬彪以筵為楹楹為柱按莊生本以筵楹大
小之殊厲西施美惡之異一類言之以筵為

梁則失其趣矣

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

愚按大德本無者字

圖盡安危

宋初曰盡姚本作畫

柱下為工

刊誤補遺曰注引老子為柱下史事朔集作
柳下按非尼齊而是惠者史辭也戒其子以
首陽為拙柳下為工者朔本語也恐當從集
本為定 愚按柱下本法言

飽食安步

愚按法言淵騫篇作安坐

公孫劉車玉楊蔡陳鄭列傳第三十六

大德本車作田

及使人巫祭祠詛上

劉敞曰使人巫多人字

煩擾畜者重馬傷耗武備衰減

師古曰言轉運之勞畜產疲困

故使懷孕者為之傷耗以減武備也

宋初曰故字下景本有反字

獄已正於理

劉敞曰獄合屬上句

分丞相長史為兩府

宋初曰長史下當添使字

持節發長水及宣曲胡騎

宋初曰持節發下別本有兵字

皆以裝

劉敞曰以當作已

南犇覆蓋城門得出

水經注曰長安城南出東頭第一門本名覆

蓋門王莽更名永清門長茂亭其南有下杜

城應劭曰故杜陵之下聚落也故曰下杜門

又曰端門

本姓田氏

辨惑曰車千秋本姓田氏以其為丞相時詔許乘車入官因號車丞相此一時所稱非久遠轉而為姓又非上之所賜也班固作傳止當著其本姓而遂從車字何邪

巫蠱之禍流及士大夫

師古曰謂與太子戰死者也

劉歆曰既云自左丞相流及士大夫則不及太子時人也

未任聽政

宋祁曰未任王本作未堪

自以為國家興莞權之利

宋祁曰權從木俗從才者非

移長度大司農以給財用

蘇林曰簿書給緣之長也

宋祁曰別本給作餘無緣字

真人所謂鼠不容穴銜窠數者也

宋祁曰數者也多也字

夏侯君所言也

愚按木德本無也字

然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

宋初曰息乎疑作自守之義疑作之善 愚

按如本文辭理頗順不須疑

送其終也有時而既

張晏曰喪不過三年且見放逐降居三月復初

劉敞曰憚但云送終三年本不及放逐三月

也

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項豆落而為箕

李善文選注引巨瓚按田彼南山蕪穢不治

言於王朝而遇民亂也種一項豆落而為箕

雖盡忠効節徒勞而無獲也

卿大夫之意也

宋初曰卿字當刪 愚按大德本無之字
廷尉當憚大逆無道

日知錄曰以書中有君父送終之語

行步俛俛

師古曰俛即俯字也

劉欽曰俛讀如本字自可

輒論輸府

宋初曰輸府下當添下字

公移勅書

金石文字記曰勅者自上命下之辭漢時人
官長行之掾屬祖父行之子孫皆曰勅前史

陳咸傳言公移勅書而孫寶之告督郵何並之遣武吏俱載其文為勅曰他如韋賢丙吉趙廣漢韓延壽王尊朱博龔遂之傳其言勅者凡十數見後漢書始變為勅而後人因之何曾傳人以小紙為書者勅記室勿報則晉時上下猶通稱之也至南北朝以下則此字惟朝廷專之而臣下不敢用故北齊樂陵王百年習書教勅字而遂以見殺此非漢人所當忌也

楊胡朱梅云傳第三十七

史通曰楊王孫布囊盛屍裸身而葬伊籍對
吳以一拜一起未足為勞求西賢立身各有
此一事而已而漢書蜀志為其立傳前哲致
議言之詳矣然揚能反經合義足矯奢葬之
慝伊以敏辭辨對可免使乎之辱列諸篇第
猶有可取 黃氏日抄曰王孫平生厚自奉
養死遂羸葬非矯世也矯遇以自文也何傳
為

楊王孫者孝武時人也

西京雜記曰楊貴字王孫京兆人也 華陽

國志曰揚王孫城固人也

厚自奉養生亡所不致

師古曰致至也

劉敞曰顏說非也凡奉養難得之物皆能致

之以自供也

以反吾真

師古曰反歸也真者自然之道也

劉敞曰形魂復歸于土此其所謂反真也何

自然之謂

進近醫藥

宋祁曰近字當刪

愚按大德本無近字

遂藏葬

西京雜記曰裸葬於終南山其子孫掘土鑿石深七尺而下屍上復蓋之以石欲儉而反奢也

守軍正丞

師古曰南北軍各有正丞
置丞而建未得真官無守之

劉敞曰建之所守軍正之丞耳未嘗兼守正也故建奏云丞於用法疑若兼守正何疑之有自是其時無正耳愚按說苑云為北軍尉

將軍有罪已聞

宋祁曰已改作以

劾渭城令游徽傷主家奴

劉敞曰多令字

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

西京雜記曰長安有儒生曰惠莊聞朱雲折
五鹿充宗之角乃歎息曰栗犢反能爾耶吾
終耻溺死溝中遂裹糧從雲雲與言莊不能
對遂巡而去

雲數上書

宋祁曰上書越本作上疏

上於是下咸雲嶽

宋初曰獄下當添治字

丞相故安昌侯張禹

劉攽曰故字當在丞相上禹時罷相侯如故也

補南昌尉

水經注曰贛水北逕南昌左尉廨西漢成帝時九江梅福為南昌尉居此

出爵不待廉茂

師古曰廉茂也茂茂材也

愚按廉恐是考廉與茂材並言即後文所謂

秀考

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

劉敞曰漢氏世寶隨和朱玉謂匹夫至欲求索此物所謂與上爭衡也

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

韓詩外傳曰齊桓公誤庭燎為士之欲造見者暮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入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使戲之曰九九足以見乎鄙人曰臣不以九九足以見也臣聞君設庭燎以待士暮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

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為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而君猶禮之，况賢於九九者乎？桓公曰：善。乃禮之。朞月，四方之工相還而並至矣。周髀算術曰：商高曰：數之法出於圓方，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魏劉徽九章算經序曰：色犧氏始畫八卦，作九九之術，以合六爻之變。黃帝神而化之，引而伸之，建歷紀，協律呂，記稱隸首作數，其詳未之聞也。周公制禮，有九數，九章是矣。而不可得，亦已明矣。

宋初曰而當作其字

諸侯奪宗

日知錄曰如帝摯立不善崩而堯自唐侯升
為天子是也

云敞

西京雜記曰余少時聞平陵曹敞在吳章門
下徃徃好斥人過以為輕薄世人皆以為然
章後為王莽所殺人無有敢收葬者弟子皆
更易姓名以從他師敞昔為司徒掾獨稱吳
章弟子收葬其屍方知亮直者不見容於凡

輩中矣平陵人生為立碑於吳章墓側在龍
首山南幕嶺上

殷監不遠夏后所聞

日知錄曰謂福引呂霍工官之事以規切玉
氏師古注謂封孔子後非

霍光金日磾傳第三十八
光為博陸侯

水經注曰博陸城世謂之平陸城非也漢武
帝璽書封大司馬霍光為侯國薛瓚曰按漁
陽有博陸城謂此也今其城居山之陽處平

陸之上匪帶川流面據四水文氏所謂無縣
目嘉美名也

且漢之傳謚常為孝者以長有天下

宋初曰孝者下當添所字

光當受難

宋初曰受難改作屢難

尚書令讀奏

周禮內史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注若今
尚書入省事疏漢法奏事讀之

典屬國臣武

容齊四筆曰案武本傳云奉使初還拜為典
屬國秩中二千石昭帝時免武官後以故二
千石與計謀立宣帝賜爵張安世薦之即時
召待詔數進見復為典屬國然則豫定策時
但以故二千石耳而霍光傳連名奏昌邑王
時直稱典屬國宣紀封侯亦然恐誤也

輦道車首

劉敞曰輦道輦上之車首也予謂輦者岑車
也岑車蓋鼓角士冑即稱衛為鼓吏所著者

王西面拜

宋祁曰西疑作四

上及皇太后親臨光喪

閻若璩尚書古文跋證曰按漢書霍光傳昭

帝崩昌邑王未立斯時僅有皇后上官氏無

皇太后也傳却云即日承皇太后詔迎昌邑

王賀光薨宣帝已立六七年久尊上官氏為

太皇太后斯時無皇太后也傳却云上及皇

太后親臨光喪史文之不易核實如此

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師古曰便房小栢室也如氏以為栢木名非也

劉敞曰以次言之先親身者衣被次栢宮次

便房次題湊次外截則當以如說為是也且
出漢儀注宜以為信爾今但云曲室果何用
木為之置於何所耶自是臆說耳 宋初曰
小栢室也姚改小曲室也以為梓木姚改以
為椴木 愚按禮記檀弓疏曰栢梓者謂為
梓用栢也天子栢諸侯松大夫栢士雜木也
鄭注方相職云天子梓栢黃腸為裏而表以
石焉又曰梓材並皆從下壘至上始為題湊
湊嚮也言木之頭相嚮而作四阿也如此乃
得之梓厚薄與棺相準

天子思先功德下詔曰

宋初曰此詔紀中已有

作乘輿輦加畫繡細馮黃金塗

以師古曰苗壽也繡為苗馮而

黃金塗於輦也

宋初曰於姚改輿

宣帝始立微時許妃為皇后

宋初曰微字上別本史有立字

即其以實語光

宋初曰語疑作告

語稍泄

宋初曰稍下親有漏字

迺徙光女壻度遼將軍未央衛尉平陵侯范明友為光祿勳

裴松之魏志注引世語曰并州刺史畢執送漢故度遼將軍范明友鮮卑奴年三百五十歲言語飲食如常人奴云霍顯光後小妻明友妻光前妻女

特使禹官名與光俱大司馬者

宋初曰使禹官名字刪官字名下當添為字令人不省死

辨惑曰師古以為不省有過非也正謂不曉
其故猶俚語云沒理會殺耳

輒下中書令出取之

宋初曰輒下添使字

鷄數鳴殿前樹上

師古曰古者室屋高宮中其呼為殿耳非正天子宮中其

黃語亦見黃霸傳

宋初曰正天子姚改正天子

丞相擅減宗廟羔芼鼈

周禮姻氏注姻今御所食蛙也

皆讐有功

日知錄曰晉灼曰讐等也非也此如詩無言不讐之讐左傳僖五年無喪而感憂必讐焉註讐猶對曰律歷志廣延宣問以理星度未能讐也鄭德曰相應為讐也郊祀志其方盡多不讐伍被傳贊忠不然而詐讐魏其傳上使御史簿責嬰所言灌夫頗不讐

虜獲休屠王祭天金人

宋祁曰去病傳作天祭金人

病死

宋祁曰病親作母

日磳捍胡投何羅殿下

孟康曰胡音互捍胡若今相僻卧輪之類也

宋初曰卧輪當改卧輸

及上病

宋初曰及上下當添疾字

上名岑拜為使主客

宋初曰拜為下當添即字

關內都尉

宋初曰當刪內字

賞見嗣日磳從成為君持大宗重

宋初曰從成姚本作後成

頗惑衆心

宋祁曰頗惑當作疑惑